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7

112 JAN 1952

IT5338 /83



外集卷第十一 集六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  
祁遂為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

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

為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

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

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



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  
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

仕又某年始為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

四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為公之

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

湯陰鄉將塋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

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間居常命革

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

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

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

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

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

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為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

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

糾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產之有

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

成人及享子祿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

既而享名爵登九鄉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歿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  
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  
志志成矣而身歿身歿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  
行揚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  
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爭  
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  
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  
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  
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  
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贇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筯已而病其日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  
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  
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  
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  
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  
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  
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  
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  
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  
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



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  
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  
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畧縣男食  
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  
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  
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  
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  
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沆  
瀨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其官其餘慶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  
焚蕩剪雜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  
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塋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  
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塋杭州某縣某鄉  
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塋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王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塋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  
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  
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頴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  
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  
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  
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  
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簣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  
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  
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

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  
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  
所盜某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

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  
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  
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  
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徃徃因而登榮  
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



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中皆以  
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  
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  
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  
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強力少疾  
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  
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  
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

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  
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逐北  
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  
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  
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  
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  
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  
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



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  
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塋  
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  
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  
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  
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

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塋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  
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  
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  
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  
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  
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  
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  
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二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娶李氏再娶水邱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沈能畧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仁偽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  
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  
志今其壟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  
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  
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  
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  
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  
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其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  
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  
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  
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  
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  
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  
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  
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塋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塋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盖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偈事以相驚諱遂  
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  
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塋于正平縣清源  
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  
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  
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  
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  
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



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  
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  
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  
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  
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  
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  
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  
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  
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塋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終

外集卷第十二 集六十二

碑銘

漳一作鄆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畧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跋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率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

一無生字

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畧授其說  
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  
自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爲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衆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  
 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  
 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  
 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愛常時溫和讓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  
 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  
 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

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

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

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

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

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

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卽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錄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卽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其塋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塋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  
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  
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塋也龜正  
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  
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鬪  
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宰相服從  
願改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  
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  
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爲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書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  
爲晝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泐  
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克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槩其後刪潤頗多  
題曰瀧岡所表在居士集第二十

卷五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實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是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  
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  
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  
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  
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  
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  
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爲仁  
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  
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  
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  
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  
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  
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  
于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  
有三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  
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  
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  
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廬陵人至于修  
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塋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所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  
困倉我我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  
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  
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予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  
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  
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  
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  
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  
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  
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祔葬之  
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  
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竒之曰子當有  
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  
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  
臣爲人沉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  
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  
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  
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

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塋于吉州吉水縣  
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  
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  
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  
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  
久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邱同時之人兮貌



獨予留顧生餘幾今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今下志  
諸幽松風草露今閱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  
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  
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  
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  
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

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  
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  
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爲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  
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  
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  
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  
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塋于



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今而悲如新一言  
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終

外集卷第十三 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  
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  
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  
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  
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  
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  
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  
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  
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  
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  
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  
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  
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  
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

一作石不知誰



氏之爲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  
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  
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  
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  
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  
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修  
遂爲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後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  
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判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  
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己病也  
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若吏  
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  
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  
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  
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  
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

一作書

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川試之送禮部將行

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  
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  
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  
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  
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  
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  
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  
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



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鷲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徃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某月歐陽修記

###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倚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  
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  
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  
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  
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  
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  
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  
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  
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  
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  
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塋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  
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

一作漢宮



國朝文忠公全集  
都自古常

一作皆

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

近者闕塞萬安輾轅緱氏以連嵩室

一作少

首尾盤屈

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

嵩最遠最

一作而

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

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巡狩望祭

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

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

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

一作爲

亭於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二字或從系

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須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闔若倚世所傳嵩陽

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

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

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



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  
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徃徃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  
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筭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六十一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粵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甍其<sub>之一有</sub>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俸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死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知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  
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  
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



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  
 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  
 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  
 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著與古  
 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一作富偉麗  
 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覺一作疾之  
 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

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樂善者

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其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

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第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為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華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疏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持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恠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  
能逃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  
乎杏實異矣今樗之擁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  
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穉樹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

一作厚

利寧肯爲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

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  
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恠讓也以是名其  
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  
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  
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  
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  
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  
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  
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  
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  
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



陰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鍾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益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  
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  
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  
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勇者之觀

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  
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  
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



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  
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  
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  
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無一  
此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  
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  
蛟魚變恠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  
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圻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歛其衣盂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歆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  
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凋沒不待歲時烝嘗  
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六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子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後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琢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竒羸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十三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楊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

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

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

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文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

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

水西山瀑布天台千文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

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十三  
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六十三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恠誕甚妄也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  
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  
者也羽之論水惡滯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  
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為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為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  
從祿養其為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六十三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  
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  
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  
其以為如何予曰嗚呼為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  
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  
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  
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為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為張越琴其一傳為樓則琴其一  
傳為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  
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  
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為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  
有斷文用以為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  
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  
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  
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為寶而余兼有之然惟  
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



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



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

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甍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六十三  
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母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廡







